

蒋林◎著
JIANGLIN

守望麦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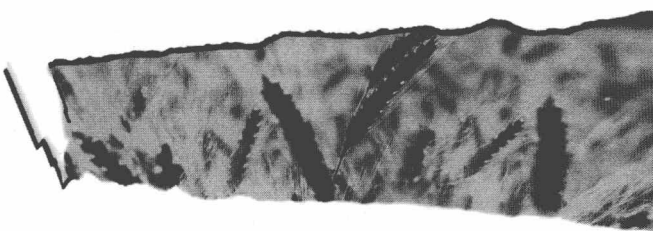
Shou Wang Mai Tian



麦浪翻滚，白云飘飘
——一场惊心动魄的闹剧
青梅竹马也逃不掉的魔咒

世界末日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

蒋林◎著

守望麦田

Shou Wang Mai Tian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守望麦田 / 蒋林著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2.8
ISBN 978-7-5360-6534-5

I. ①守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83285号

出版人: 詹秀敏
责任编辑: 林宋瑜 余佳娜 揭莉琳
技术编辑: 凌春梅
装帧设计: 礼孩书衣坊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 7.375
字 数 190,000字
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1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目 录

1. 青梅竹马也逃不掉的魔咒	/ 001
2. 能把人逼死的房子是坟墓	/ 010
3. 楼顶上，月光下	/ 016
4. 十几年的爱情就这么完蛋了吗	/ 021
5. 世界末日	/ 026
6. 将所有的甜蜜都封存好	/ 032
7. 你为何要守着那点可怜的土地	/ 037
8. 仿若一场白日梦	/ 043
9. 前面是绝路，转角没希望	/ 048
10. 通往地狱的道路	/ 055
11. 同病相怜的人	/ 060
12. 一场惊心动魄的闹剧	/ 065
13. 黑暗中邪恶的笑声	/ 072
14. 毁灭，毁灭	/ 076
15. 傻子与猎物	/ 081
16. 一颗榴弹	/ 090
17. 以前是爱人，现在是仇人	/ 099
18. 疼痛狠狠地划过心脏	/ 103



19. 靠土地吃饭的年代	/ 107
20. 报复的快感涌起又被浇灭	/ 116
21. 等候婚期的到来	/ 125
22. 你觉得玉梅怎样	/ 130
23. 不能做一只灰溜溜的狗	/ 139
24. 摆不脱的名利与仇恨	/ 143
25. 我的心中没有门	/ 150
26. 谁还在乎那些呀	/ 156
27. 最后的挣扎	/ 160
28. 房子，房子，房子	/ 164
29. 莫愁河边的尸体	/ 170
30. 谁是真正的凶手	/ 177
31. 谁将成为下一个被杀的对象	/ 181
32. 明天就要嫁给他了	/ 186
33. 傻子的婚礼	/ 190
34. 春宵	/ 195
35. 两套房子，两座坟墓	/ 204
36. 为了你，我愿意赴汤蹈火	/ 212
37. 草比麦子长得好	/ 216
38. 莫愁河边的第三具尸体	/ 221
39. 麦浪翻滚，白云飘飘	/ 228



1. 青梅竹马也逃不掉的魔咒

如果一个人见到万事万物脑子里都会浮现出钞票漫天飞舞的情形，说明他对金钱的渴望早已达到丧心病狂的地步。很不幸，米勒正是这样的人。更不幸的是，米勒的父亲、母亲，以及他的女朋友都慢慢地成了这样的人。物质崇拜就像一种强大的病毒，在这家人的心里孳生、繁殖和传播，侵蚀着每一个人的心灵。

七月的蜀城，天空就像是被罩了一张巨大而密不透风的网，足以热死所有的苍蝇与蚊子。这是一间低矮而促狭的屋子，屋内灯光浑浊，溽热的气息暗流涌动。三个人拘谨而沉默地坐着，谁也不愿意率先用语言来打破僵局。米勒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张绿色的银行卡，慢慢地，他的眼神变得模糊了。恍惚之间，米勒发现银行卡上面的麦穗流动起来，随风尽情地翻滚。他的神经似乎被电流击中了，浑身在不经意间颤抖了一下。转瞬间，米勒思绪飘飞，像一只敏捷的燕子在金黄色的麦浪里滑翔，脑子里浮现出了遍地钞票的景象，如麦浪那般让人心潮澎湃。



米勒与母亲和女朋友三个人租住这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，封闭的笼子憋得米勒十分难受，他慌乱而闪烁的眼神在银行卡上左右移动。“还是让他到蜀城来吧，”他小心翼翼地抹了抹脸上的汗珠说，“多一个人挣钱，也就多一份力量。而且，对于我们来说，钱真的是一分一分地挣。”说完，米勒把手在裤子上摩擦了几下，擦掉了手心的汗水。

打破沉默让米勒感到了一种难以言状的轻松，他暗自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然后，他看了看女朋友青美，然后又将目光对准母亲福清，他在等她们回话。无论是谁先说一句，米勒心里的忐忑与焦虑都会随汗水蒸发掉。可是，依然是长长的沉默，空气比之前更热了，而且仿佛停止了流动。米勒又抹了抹脸上的汗水，僵硬的手指朝地上弹了弹。“妈，你倒是说句话呀。”他的口气明显带着焦躁，充满了浓烈的海椒味，“这样拖下去真不是个办法了。”

福清沉闷地叹了一口气，她淡淡地说：“我难道还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吗？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。但是，你爸死活就是不想到蜀城来。”她的眼神在城市的夜晚里显得忧伤与无奈，不断地在米勒和青美之间悄然地逡巡。半晌，她接着说：“不过，你也要理解他，毕竟是55岁的人了，而且从来没有进过城。更何况，他还是个残疾人，腿脚也不方便。”

接着，又是一声长叹。

福清看着青美，祈望这个面目忧愁的女孩能站出来说句话，即便她心里清楚，青美的想法跟米勒并无二致。但是，青美一直紧紧地闭着嘴巴，眼神始终盯着灰色的水泥地，地上有一只苍蝇停留在一片残留的菜叶上。这是一间没有装修的毛坯房，带着大块污秽的水泥地让人压抑与烦躁。福清本想再说些什么，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张开的嘴巴慢慢地合上了。

这时候，米勒的情绪突然爆发了，如一粒火星那样点燃了



沉闷的空气。“这样也不行，那样也不行。”他差点跳了起来，“谁叫他年轻的时候不出来闯天下，要守在那个鸟不拉屎的破村子？55岁又怎样啊？腿有残疾又怎样呢？在蜀城打工的残疾老头子还少吗？”米勒本来还想说“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”这样的话来，但是，他急促的口气差不多耗尽了肺活量，差点没有喘过气来，剩余的话都被憋在肚子里了。

米勒的话将一切燃烧成了灰烬，带来的是一阵更加长久的、让人窒息的沉默。福清无言以对，青美依然神色冷峻地一言不发，甚至连呼吸都减弱了。

青美原本是个爱说爱笑的女孩，脸上总是挂着两个肉乎乎的酒窝，但是这段时间以来却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了，她时常呆愣地瞅着那些陌生的楼群，眼神在一个个窗户之间移动。

这是米勒今年第二次爆发。

第一次发生在春节，当时还有很多亲戚在场，姑姑姑父、舅舅舅妈，还有表哥表姐都在。那个春寒料峭的午后，一家人就在故乡——鱼镇莫家村旁若无人地吵起来了。争吵的原因是米勒的婚事，大家看着已经24岁的米勒还没有成家，不免有些着急，纷纷动员米勒的父亲安富也出门挣钱，好在鱼镇买一套房子，促成米勒和青美的婚姻。尽管安富成了众矢之的，可他依然我行我素，不想离开乡村到城市打工。于是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批评他。然后，批评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了争吵。

这次前所未有的争吵，除了给冷清的春节带来一点笑料之外，一点作用都没有。最终，安富在众人犀利、憎恨的目光中叼着烟独自走了。带着浓稠的叹息的烟雾在空中恣意地飘荡。

在米勒的故乡鱼镇，一个男人要结婚，就必须在鱼镇买一套房子。房子无论大小好坏，也未必要豪华装修，但是前提是必须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。几乎在一夜之间，这就成了鱼镇人约定俗成的要求。如果你没有房子，没有哪个女孩愿意跟你

结婚。就算女孩愿意，而她的父母也会想方设法地阻拦。米勒和青美就是这样一对苦命的恋人。

米勒和青美曾经是很多青年男女羡慕的对象，两人的爱情故事曾经传遍了鱼镇的各个村庄。他们从小在一起长大，一起上学，后来又互生好感成了恋人。他们俩的学习成绩在鱼镇还算不错，但是，这个小镇已经有好多年没有人考上大学了，米勒和青美也没有创造奇迹。不过，这对青春飞扬的恋人并没有太多的失落，他们认为鱼镇也是个不错的地方，尽管封闭、贫瘠了一些，但是，这片土地总是充满了快乐和温暖。

按照鱼镇的生活观念与传统风俗，米勒和青美中学毕业之后就举行婚礼，然后打工挣钱，生儿育女，在这个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小山村世代繁衍。这里的人们都是这样生活的，一代一代地重复。但是，米勒和青美的人生并没有按照这样的轨迹发展。

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鱼镇的房地产开发出现了蓬勃的发展，曾经麦浪翻滚的麦田，被一幢幢灰色的高楼霸占了。鱼镇各个村庄的人们，像蚂蚁那般成群结队地从这个封闭的小镇走向四面八方，然后用出卖血汗换得的钱在镇上买房子。买了房子之后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生活在那个灰色的笼子里，而是继续选择在外漂泊。这些朴实得有些笨拙的人，似乎永远无法结束飘零的生活。

在鱼镇买房子已然成了一种病毒，在鱼镇的每一个村庄疯狂地传播。鱼镇并不宽阔的街道变得越来越拥挤，林立的楼房凌乱地插在这片土地上。而广袤的乡村却越来越空寂了，站在鱼镇最高的楼顶上放眼望去，随处可见杂草丛生的荒地和光秃秃的大山。后来，买房子成了鱼镇人婚嫁时不可缺少的标准，就算是米勒和青美这样的青梅竹马也逃不脱这个命运的魔咒。

有一段时间，青美的妈妈总是这样说：“米勒这孩子是我们



看着长大的，人确实不错。只要他在镇上给咱们青美买一套房子，随时都可以结婚。”当时，米勒的眼神里充满迷惘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青美的妈妈看了看青美，又看了看米勒，接着语重心长地说：“现在鱼镇的人都是这么做的，我们不能让青美将来还窝在莫家村过穷日子呀。”

米勒默认了青美父母的要求，高考结束的那年夏天，他就外出打工了。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，大家认为可以发大财的地方，他都去过了。这些年里，米勒表现得像个视财如命的人，只要能挣钱，再苦再累的活儿都干。但是，好几年过去了，他依然没有挣到足以在鱼镇买套房子的钱。更让米勒万分颓丧的是，鱼镇的房价这几年却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上涨。“现在买套最小的房子都要二十多万了。”去年冬天，青美无可奈何地对米勒说，“听说过了年还会涨。”

不能在鱼镇买房子，米勒和青美的婚姻陷入了窘境。很多时候，米勒担心他和青美之间的爱情随时都会灭亡。青美的父母手里握着一把锋利的刺刀，只要他们轻轻一挥舞，绚丽的爱情之花就会四处飘零。不过，让米勒值得安慰的是，青美一直站在他这一边。这是他最强的动力。青美曾经情意绵绵地对她的朋友们说：“就算是在最简陋的房子里，我和米勒也会过上最幸福的生活。”青美也曾无数次规劝爸爸妈妈不要为难米勒，她爱的是他这个人，而不是房子。可是，父母始终无动于衷，他们苦口婆心地说：“你这孩子就是傻，感情能当饭吃吗？感情能当钱用吗？”

语言在很多时候总是显得苍白无力，于是，为了对抗父母，青美选择了与米勒私奔。用鱼镇人常说的一句话，青美是想把生米煮成熟饭。她相信，只要自己和米勒的关系成了事实，爸爸妈妈就不会再这样万般阻拦了。这些年来，无论米勒在哪个城市打工，青美就跟到哪里。

但是，米勒和青美也都明白，在鱼镇买房子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。只有那套梦想中的房子，才能结束他们灵魂的漂泊，才能让他们的爱情之花结出婚姻的果实。为此，米勒全家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，就连头发斑白、五十多岁的福清都到城市里打工了。一个连字都不认识的老太婆能挣多少钱？但是，她想能贡献多少力量就贡献多少吧，总比没有强。现在，全家的焦点又集中在安富身上了，所有人都动员他出来挣钱，哪怕他是个身有残疾的糟老头子。

安富不想出门，残疾的右腿是一个原因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想离开那片土地。他对那片土地有了强烈的依赖性和深沉的情感。不过，现实就像一根绳索，套在安富的脖子上越勒越紧。春节的时候，大家争吵的矛头都指向他；现在，远在蜀城的米勒又将怨气发泄在他身上。只是，现在还在鱼镇莫家村的安富没有听到。

听到米勒刚才的话，福清哭了起来，眼泪“啪嗒啪嗒”地掉，像石子儿砸在地上，溅起了凄凉的水花。米勒很不耐烦，他眉头紧锁地说：“哎呀，你哭什么呀？别哭了。”但是，福清的哭泣不但没有停止，反而更加激烈了，呜呜之声在昏黄的夜色中四处扩散。更让米勒莫名其妙的是，哭泣似乎会传染，刹那间，青美也跟着哭了。抹了几把眼泪之后，她竟然放开嗓子嚎啕大哭起来，好像在与福清比赛哭似的。

两个女人的哭泣让米勒无所适从，他不知道如何让她们平静下来。“哭什么呀？”他双手摊开，脸上写着无奈与委屈：“你们到底在哭什么呀？”米勒的语言显得软弱、无力，但是他能做的就只有这些。但是，福清和青美都没有停歇，她们仿佛在用哭泣做着神秘的交流或者对抗。

福清和青美的哭泣刺激得米勒情绪开始发酵，随之疯狂地膨胀、涌动。他一骨碌站起来，在逼仄的屋子里焦躁地踱着步



子，活像一只处于发情期的蟑螂。福清和青美依然在哭泣。此刻，米勒忍无可忍了。他拿起桌子上的杯子，使尽全身力气朝墙上砸去，顿时玻璃渣子四处飞溅。那一声空洞而悲愤的响声，以及那些无所顾忌的玻璃渣子，竟然真的让福清和青美消停了。她们吃惊地看着米勒，面面相觑，然后悄然地抹去脸上的泪痕。

“哭能解决问题吗？”米勒的怒气稍微减弱了一些，“我们要面对现实，我这么做有什么不对吗？我只是想尽早买套房子，早点把婚事办了。你们不都是这么想的嘛。”

沉默，长久的沉默。散落四周的玻璃渣子，渐渐地隐没于漫无边际的黑夜。

几分钟之后，青美神情漠然地收拾着地上的玻璃渣子。米勒木然地看着痕迹斑斑的墙壁，墙角有张硕大的蜘蛛网，一只蜘蛛正漫不经心地躺着，安静地观看着这个家庭演绎的精彩大戏。福清坐在床沿上，蜡黄的手摁住被盖一角，眼里依然噙满泪花。

“我给你爸打个电话吧。不过，能不能把这头犟驴子拉到蜀城来，还得看他自己。”半晌，福清才突兀地说了起来，“他要是死也不来，我就再也没有什么办法了。我总不至于在他的脖子上套根绳子，把他赶出来吧。”

听到福清这么说，米勒把眼神从蜘蛛网上收了回来，将手机递了过去。“你好好地跟他商量一下吧，”他说，“五十多岁的人了，应该活明白了。不是我非要逼得他出来卖老命，只是我们这个家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，就算是让他帮帮我吧。我就不相信，哪有天下的父亲连儿子的忙都不帮。”

福清没有吱声，她一边拨号一边往门外走。这个房子太封闭，很多时候手机的信号不好，通话容易中断。“喂，是我，这么晚了还没睡又在喝烂酒吗？”福清边说边往外走，慢慢地就来到了并不宽敞的庭院里，“你除了喝酒还能做什么呀？”在朦胧



的夜色里，一个来自乡下的瘦弱女人，正在与自己的丈夫商量着对他们全家来说至关重要的抉择。米勒没有跟上去，他听见母亲的声音越来越小，然后被夜的漆黑完全吞没了，只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在几棵树木间慢慢地晃动。

等待福清回来的期间，米勒的心情一直很忐忑。他对倔强的安富并没有抱什么希望，但是，却又不甘心。米勒刚才说的是心里话，他现在需要父亲的帮助。否则，他看不到人生的希望。如果凭他自己一个人的力量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在鱼镇买一套房子。就算是实现了买房子的梦想，他和青美也早已人老枯黄了。

大概十分钟之后，福清回来了，脸上凝重的神色在稠密的黑夜里稀释得难以发现。她懂得米勒和青美急切的心情，于是还没有坐下来就迫不及待地说了那个令人意外和开心的结果。“你爸同意到蜀城来打工了，他让你放心。”她把手机递给儿子，“他说他知道该怎么做了。”

“他就这么轻易地同意了？”尽管米勒满脸狐疑，但是，他的心情却明显地轻松了。在蠕动的黑夜里，双眼透射出了一缕金黄的阳光。

“这不仅是我们三个人的意思，你舅舅舅妈，姑姑姑父他们都是这么认为的。一个大老爷们，一辈子窝在那个穷山沟里干啥啊，真是没有出息。”福清又坐回到床沿上，两只手紧紧地攥在一起。这间房子小到多放几个凳子的空间都没有。

“过年的时候，他不是死活都不同意出来吗？”

“现在情况不同了，他也是知道的。刚才他给我说，鱼镇的房子还在上涨，跟六月的洪水一样猛，挡都挡不住。”福清叹了一口气，“过年的时候，他还是稀里糊涂的，经过大半年的考虑，他大概是想明白了。”

米勒机警地看了看青美，相对无言。目光的瞬间碰触之后，



又立即闪开。但是，一股淡淡的喜悦和浅浅的幸福在米勒的心里荡漾开来。青美看着自己的脚尖，脚尖在昏幽的灯光下轻轻地晃动。米勒的眼神则福清身上晃来晃去，他觉得她还有话要说。

“大蛇和三刁他们还在胡搞，把整个鱼镇房子的价格越抬越高。”福清的眼神停落在那台沉默的黑白电视机上，“你爸爸说，是该出来挣钱的时候了，不然你们的房子怕是这一辈子都买不起。如果买不起房子，你们这婚还要拖到什么时候结呀。”

说着，福清又叹气起来。现在，叹气成了这个女人的习惯。每说几句话，就要发出一长串叹息。

说到婚期，米勒和青美的心里不约而同地“咯噔”了几下。米勒想接着福清的话说些什么，但终究没有说出来。他默默起身，收拾床铺准备睡觉了。福清、米勒和青美，三个人挤在这间促狭的出租屋里，脑子里想的却是在鱼镇买一套宽敞的大房子。



2. 能把人逼死的房子是坟墓

从鱼镇到蜀城也不过几百公里，但对于安富来说，这个距离是模糊而遥远的。五十年来，他一直窝在那个贫瘠而封闭的小镇上，从未离开过莫家村半步。安富喜欢这样的生活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，平淡而富足。蜀城在什么地方，他一点都不知道。甚至，如果不是米勒说起，安富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还有这样一座城市。

鱼镇为什么叫鱼镇，从来没有人考证过。不过，站在最高的那座山峰往下看，鱼镇的地形真的像一只产卵期的鱼。安富的家，就坐落在鱼的尾巴上，一个叫莫家村的小村庄。米勒觉得莫家村这个名字太有意思了，但是，莫家村与鱼镇一样，从来没有人去考证名字的由来。“这个谁知道呢，从来没有人记载过。或许，以前这里根本就没有人住，所以就叫莫家村吧。”面对米勒的询问，安富这样无奈地、敷衍了事地说道。当时，正在读初中的米勒莫名地想：“难道莫家村的人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”



接到福清的电话时，安富刚好收拾妥当准备睡觉了。他确实喝了酒，但是没有醉。电话响起的那一瞬间，安富就知道是福清打来的，也明白她到底要说什么。其实，安富早就做好了准备，这大半年来，他守着死寂的村子，猛然觉醒是该出门挣钱为米勒在镇上买套房子了。现在，村子里连狗都没一条了，还适合人居住吗？就在今天上午，安富在莫家村上上下下转悠了一圈，他竟然没有碰到一个人。在明晃晃的太阳里，安富的身影显得那样孤独。

十几年前，鱼镇开始有人到外地打工。他们带着梦想与迷惘走向远方，试图逃离生活了数十年的村庄。安富一直没有出去，尽管福清和米勒都在动员他。毕竟大家在外面还是挣了不少钱，福清也希望自己家富裕起来。挣了钱之后，人们最喜欢做的事情，就是修房子。没过几年，鱼镇各个村庄的房子就越来越漂亮了，二三层的小洋楼仿若星星般点缀在贫瘠、落后的村子里。就拿莫家村来说吧，远远望去，真是一幅令人沉醉的乡村油画。

安富没有听妻儿的劝告，他认为自己靠种庄稼，也能挣钱修漂亮的房子。“这么多代人都靠这片土地活了下来，难道到我这代人就不行了？”安富的口气里充满了自信和对别人的嘲讽。

后来，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，剩余的土地也就越来越多。很多家庭，全家人都外出了，家里的土地全部荒废，土地里的荒草比以前任何时候的庄稼都长得好。这倒给安富带来了发家致富的机会。于是，他开始承包土地，大量种植小麦、花生、棉花、海椒等能够卖钱的经济作物。在那些丰收的季节里，安富安然而悠闲地穿梭在那一片片田地里，快乐地享受着丰收的喜悦。这个时候，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

坦率地说，这几年安富也挣了一些钱，家庭也逐渐殷实起来，不但修建了一幢二层小洋楼，还添置了几件像模像样的家



电。他常常对福清说：“怎么样？我没有到外面去打工，还不是照样把房子修好了。现在，你还为米勒的婚姻发愁吗？”那个时候的鱼镇，如果你的儿子要想讨老婆，必须得修一套漂亮的房子。福清听着，默默地笑。

不过，安富沾沾自喜的日子没有过多久，仿佛一觉醒来，大家又抛弃亲手修建的楼房，一窝蜂地跑到镇上去买房子了。没几年，鱼镇就热闹非凡起来。更让安富摸不着头脑的是，在鱼镇买房子成了人们结婚时的一个硬性指标。只要有房子，什么都好办；如果没有房子，说什么都是扯淡。两年前的时候，鱼镇上有一个青春年华的女孩嫁给了一个快满50岁的老头子，原因仅仅是老头子在鱼镇上有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。

现在，安富可着急了，一辈子呆在鱼镇的他，哪里拿得出来那么多钱在镇上买房子。但是，不买房子的话，米勒和青美的婚事怎么办呢？“难道我们家从此会绝后吗？”这段时间，如梦初醒的安富常常这样悲怆地想。所以，当福清从蜀城打电话回来时，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，让福清和米勒都有些难以置信。

挂掉福清的电话后，安富辗转难以入眠。尽管他已经做好了这样的打算，但等到真正面临时，还是满腔惆怅。安富硬挺挺地躺在床上，人生的片断如电影胶片一样在脑海里慢慢划过。五十五年了，这并不是一段短暂的岁月。凌晨四点半的时候，安富起身靠在床头上，点起烟“吧嗒吧嗒”抽起来，接连抽了两支。

两支烟抽完，天依然还没有亮开。安富披衣下床，推门而出，朝门前那片土地走去。收割完麦子之后，地里种上了玉米。玉米挺拔而葱茏，安富看着眼前生机盎然的景象，热泪盈眶。他把鼻子凑近玉米秆子，双手在玉米叶子上摩挲，清香扑面而来，从鼻孔深入体内，缓缓流淌。片刻后，他又俯下身子，抓起一把泥土，放在嘴唇边，长时间地亲吻。吻到眼泪哗啦啦地